

# 我的外公

· 張世欣 ·

媽媽昨天晚上打電話給我，最後才說到，住在新竹的外公星期六過世了。我當下有種很難形容的矛盾心情，我想我們全家都一樣，面對外公的來去匆匆，或許只能說這輩子外公跟大家的親緣太薄，如果真有來世，希望外公終於有滿滿的福份，安享天倫之樂。

外公的一生，其實頗具傳奇色彩，但這傳奇卻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亂世代中，人性、親情都被撕裂的顛沛流離下譜寫而成。

我的外公是空軍，身高一百八十几公分，小時候我認識的外公，就是新竹眷村外婆家中那幅照片，照片中的外公身著軍裝，玉樹臨風。其實就算沒有照片，看到我那個同樣也是快要一百九十分帥氣英挺的舅舅，也不難想像出外公的模樣。

一直到我上大學之前，都沒有機會見到外公。據說民國三十八年左右，正當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之際，負責駕駛軍用運輸機的外公，飛到大陸西南上方執行任務，卻因天候不佳、油

料不足迫降，雖然外公只受了輕傷沒有大礙，卻被解放軍俘虜，要他對臺灣心戰喊話，表示他是自願飛去「投誠」。有著湖南人驕子脾氣的外公自然沒有應允，於是他被送去新疆勞改，一去就是好幾十年。一直到他年紀夠大了，無法再承擔沉重的勞改粗活，才終於被遣送回湖南藍山的老家。也是到那之後，臺灣方面也剛好開放兩岸人民聯絡，甚至探親互訪，然後我們才知道，數十年杳無音訊的外公，其實依然健在。

故事跟知名的「黑貓中隊」的故事好像很相像，我相信在當年那樣的戰亂之中，類似的故事必定在許多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家庭上演著，差別只是後來有沒有被報導出來而已。

外公失聯的那一年，我媽媽兩歲、大姨八歲，舅舅還在外婆的肚子裡，父親對舅舅來說，只是一個遙遠、陌生而不切實際的名詞。媽媽總說印象中外公有多麼寵她，兩歲的她哭著要金戒指，外公就買了金戒指給她；媽媽也跟我說過，她從小就想像著外公有一天會突然回來，讓她重新擁有印象中父親曾給她的所有寵愛。

不過這樣的夢想，一直到我上了大學，才終於實現。經過各種努力，我們終於順利把外公接到了臺灣。不

民國三十三年空軍官校第十六期生第七批留美學員於雷鳥機場（Thunder Bird）初級飛行學校結業典禮（照片取自中國飛虎研究學會【原空軍退役人員協會】，特此鳴謝）。



作者父親是官校四十八期張建元老師（圖右）和王止戈老師（圖左）在學生時期合影。

過，臺灣海峽兩岸的相距不遠，切割的確是好幾十年生活上、思想上的鴻溝，來到臺灣的外公，再也沒有辦法真正融入這裡的生活。



我一直認為，我的外婆是整個故事中最偉大的一個角色。一個懷著八個月身孕的家庭主婦，帶著兩個小女兒，突然就失去了生活上所有的支柱。但是為了不知生死的外公，外婆就這樣一個人守著子女和一切，靠著微薄的撫卹金撐了過來。

不過親身歷經勞改酷刑的外公，並沒有看到外婆和孩子們吃苦的年代，所以他心中有許多放不下的怨懟。記得我還在臺灣時，每次過年回新竹，就怕被外公抓到，得乖乖坐在他旁邊把幾十年的忿忿不平再聽一次。

無法從過去的回憶中跳脫的外公，因此變成了大家生活裡緊張不安的因子，這些年甚至有了躁鬱的傾向。在他身邊的每一個親人，除了媽媽必須在臺北上班之外，在新竹工作的大姨和舅舅，都不願意跟他住，最後還是只有外婆一個人照顧著他。

昨天聽媽媽說起這件事的口氣平靜，其實讓我安心不少。我知道媽媽，其實還有外婆、大姨、舅舅（我們這些小一輩的跟外公互動不多……），對外公的情感都很矛盾複雜，親情摯愛難以割捨，然而戰亂下時空的阻隔和變遷，卻讓血脈相連的至情至親不復當年。

我跟媽媽的看法一樣，總覺得外

公結束了他的一生，或許不算是件壞事。外公的軍人個性秉直而正義，從來沒有想過傷害別人，我希望善良的外公可以乖乖的把孟婆湯喝光光，也把這輩子的恩怨情仇全部忘光。親愛的外公，下輩子要當個快樂的人喔……。

西元二〇〇六年九月十八日寫於美國紐約。

（作者現旅居美國紐約，外公為空軍官校十六期廖智伸老師，父親為空軍官校四十八期張建元老師）

註：廖智伸老師空軍官校十六期轟炸科，為第七批赴美受訓學員。



中共勞改營糧食短缺、不當凌虐且體力負荷重，毫無人權；且冬無禦寒衣物，勞改死傷者眾，廖老師蒙難其中，生活極為艱辛（圖為中共勞改營實況）。